



溫重夢鴛

著 登爾希·美
譯 孫 竹 張

社 光 國 州 神

溫重夢鴛

美·希爾登著

張 譯

神

社

溫重夢鴛

版權不
准印

定價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著者 美 希 爾 登

譯者 張 竹 孫

出版者 神 州 國 光 社

上海福州路二八四五四號

第一章

這是一個初冬的早晨，那時準十一點，一個善意的「忙」人看了錶大聲的報告鐘點，這樣一來，便在餐車中的我們都覺得異樣，不其然的放下飲品和報紙，化費了兩分鐘光陰的靜默迷惘地互相注視着或瞧着窗外。在這急行的火車中，沒有人來干涉他人的行動。就在這一刻功夫，我注視到一位黑髮嚴肅，身段瘦長，約四十餘歲的紳士；他穿戴齊整又乾淨，配合着他一團拔俗的神氣。我不知道他從頭等還是三等車中遷移過來。英國人總是這樣平平凡凡的循規蹈矩，不使人注意。

當他向窗外瞧時，我注意到他眼光的變化——從注視到凝視，再從凝視到全神貫注的睜視，他的雙眼閃閃有光，集中了一處，好似在人羣中突然認識了一個人，同時，火車一側，杯中的咖啡濺在桌上，這使我們有談話的機會，我先向他打了個招呼，他回頭過來回答我，眼中的目的物已失去，滿臉狐疑不決的神氣。我隨口談到那塊曠野的美景（那天的晨景的確很美）山峯上蓋了昨夜的白雪，一個有雙峯的山頂似雙峯駱駝般的與火車比賽着，在山谷中前進。「那地

方是米葛爾（Mickle）山，」我說，一面用手指着。

然而他竟這樣的問我：「你可知道此雙峯間有一個小湖嗎？——很小的湖。」

走道那一邊桌上兩個人插口進來，我想他們也許受了他人的影響（餐車中已充滿了談話聲）而耐不住要發表幾句，其中一個說有這麼一個小湖（假使你稱它爲湖的話），但實際上它祇是一塊水沼；另一個說根本沒有什麼湖，雖則大雨後會有一塊濕地。第一個說話的人同意了這意見，接着他們又說雖則都是當地人，但都沒有爬過米葛爾山。

我彬彬有禮聽着他們的談話，對他們好意的道謝，使這事歡歡喜喜的攔起。直到他們在蘭開司地方（Leicester）下車後，我才斜靠過桌子對他說：「與本地人不值爭辯什麼，不然我自己早回答你的問題了，因爲我昨天還在米葛爾山上。」

他的眼光中又有了閃光「你在山上嗎？」

「不錯，我有爬山作消遣的怪癖。」

「那末你看見過那湖了？」

「並沒有什麼湖或像湖的水沼。」

「呀——」他失望似的嘆了一口氣。

「你很失望？」

「噢，不——大約我想別地方了。我的記性很不行。」

「對於山脈而言？」

「對名字也記不起。它叫米葛爾嗎？」他唸米葛爾時，好像要從聲音中辨出些什麼來。

「那是本地的名稱。這山很小，地圖上也找不出來。」

他鄭重其事的點點頭，拿起一張報紙來。

車窗外面的一條公路上，經過一隊兵士，這使我們的談話換了中心——關於希特拉，歐洲現況，戰爭的可能性等類問題，這類話題使我問他可曾參加上次大戰。

「參加的。」

「那麼你一定有願意被你忘記的東西？」

「但我已把有些東西忘掉了一部份。」他又加了一句，好似引自己遠離話題：「我想你太年輕了？」

「上次大戰我太年輕，但下一次就不年輕了。」

「沒有人在下一次大戰覺得太年輕或太年老。」

同時車中人的談話聲在談及上次大戰中依普里斯和加里波里兩地的戰役；我對他說英

〔註〕加里波里（Gallipoli）為土耳其的小島位在愛琴海和達達尼爾海峽之間。

國人這時候都回憶到他們戰時經驗了。「假使你已把往事忘記，你大約算很幸福的。」

「我沒有說已全部忘掉。」

於是他告訴我一個故事，縮短起來有如下述：

在法國地方苦經數月的壕溝戰時，一個英國軍官想到製造一個爲德人信仰得過的間諜來供給假情報，使敵人中計而失敗。這事的第一步要使這樣一個間諜先得德人的信任，要做到這一步須先要供給一些正確的情報。因此在實行這計劃前的數星期中，小股兵士在夜間越過無人地帶向德軍偷襲，而德軍機關槍手因事先早有情報把來襲的聯軍射死了許多。偷襲的英軍中有一小隊兵士由一個青年帶領着，這是他人入伍後第一次上前綫。他領導了兵士作這個傳奇式的攻擊，不久他發現奇襲的失敗，他和幾個受傷的兵士躲在一个砲彈洞裏，這洞離德軍壕溝很近，德兵的談話聲清楚的傳送過來，他很懂得德文，從聽得的話和事前在司令部裏竊聽到的一些事接連起來，他發覺了這密謀的全部計劃。於是使他們更覺傷心。他的半身浸在泥漿中，腿部的瘡傷使他痛得發狂，痛苦的瞧着比他受傷更重的同伴。破曉前，一顆彈在幾碼路外爆發起來，殺死了他受傷的同伴，也使他的頭部受了重傷——他不能看，不能聽，也不會思想了。

「以後怎樣呢？」

「噢，他好好的恢复了——除了失去了一部份記憶力……他還活着。當然當你合理的想

上。想這種事在戰略上也很普通。這策略雖說很卑陋，但要破壞敵人，計較不到許多了。」

「你說得很消極，倒像自譬自解。」

「你的話大約不錯吧。」

「我想你就是那個死裏逃生的兵士。」

他遲疑了一會，狡猾的笑了笑，回答道：「即使我否認你也不會相信。」我不接口，等了一下，他繼續道：「回想起來很覺奇怪，一人的死亡出於雙方計策——這倒使人生增加了額外的意義，有如佩了某種勳章的心境。」

「那麼我應該猜度一下。」

我等他再作更詳細的註解，但他靜默了很久，然後叫茶房要了一杯威士忌沙達。「你也要一杯嗎？」

「不要，謝謝。」

「你不喝酒嗎？」

「早晨不常喝的。」

「我也不常在早晨喝酒，其實我平時也並不多喝。」

我覺得這些瑣碎的談話正想把他內在的情感壓制住。「回到你剛才說的話題吧。」最後

我這樣說，但他打斷話頭道：「不，不要回到原題——再談也沒有什麼用。大家都談着上次的大戰，同時又懼怕下次的戰爭，談戰爭幾乎成爲一種風氣了。」

「一年中除了一天——恰巧是今天，我們不能不受些顧忌。」

「那要感謝兩分鐘戲劇式的靜默了？」

「不錯，應當感謝，我們英國人也需要開開口說兩句話。」

他對茶房送上來的酒笑了笑。「這樣你以爲一年中放肆一次沒有害處嗎？」

「我以爲這倒很有益處的。」

又是一笑，「或許這樣——假使你相信那些心理分析學家的胡說。」

「那麼你不是心理分析學家了。」

「假使你是心理分析學家，恕我唐突了。」

「不，我祇是對那事有些興趣吧了。」

「下過功夫研究過嗎？」

我說我下過功夫，這是事實，因爲我曾爲哲學研究會寫過幾篇關於心理學的文章，他點點頭，又看了一會報。火車在郊區的花園中疾駛，他又抬起頭來，好像有話急於要說。突然間他回復到起初的熱誠說道：「好——聽着——不要譏笑我……你或許也會有同感……有時候我覺得

得（假使不算荒謬的話）我的一半已屬了別人。幾種偶然的小事——聲音、香味或報上的名字，或看到了一件東西，或者有人會提醒我——但是還抓不住我失去的東西。這像鬼火一般的記憶，在我要捉住它前就躲得無影無蹤了……舉例來說，當我今晨看到那座山，我覺得我會到過那裏——我幾乎知道我到過那裏……我能看到雙峯間的小湖（爲什麼呢，我在湖水中洗過澡）湖邊還有一塊跳板一樣突出的石板。我在那裏的一天，在樹蔭下睡熟了，又在太陽下醒來……但我現在以爲從來沒有過這件事，那是因爲你說那裏沒有湖……你以爲我的思想毫無意義嗎？」

「不見得，這倒並不是一種異常的經驗。」

「噢，不是嗎？」他有些不知所措，這大約由於發現了他自己並不與人有不同緣故。

「狄尼（Dunne）說：這是由於一種記憶着一半的夢幻，你應該讀他著的那本時間之實驗（An Experiment With Time）。他說（他的原理大概是這樣）夢幻能預知將來，平時我們把夢境中的事都忘記了，祇有脫逃的記憶能在事實來臨前給我們一些先兆。」

「那麼我曾在夢中看見過這山嗎？」

「大約如此，就是不能證明。這也是個很有趣的理論，無論如何，你的感覺很正常。」

「我不承認像我這樣的感覺算完全正常。」

「你說這種感覺使你煩惱嗎？」

「有時候使我煩惱。」他神經質的笑了笑：「但我沒有理由來煩惱你。好了，我們談些別的東西吧——板球戲——測驗比賽……英國要變成怎麼樣……」

「今天不像談板球的時光。」

「我曉得。靜默之後的聲音更大……其實我要證明的祇是我不是十足的瘋子吧了。」

「大多數人總有些瘋顛的地方。這是可原諒的。」

「假使他們不使旁人痛苦。」

「爲什麼不，假使你以爲要如此？」

「我並不要這樣——不是有意的。」

「那麼這是無意的了，這最不好。你的情形並不嚴重。」

「你作如是想嗎？你以爲……以爲這種記憶的特點不值得煩惱嗎？」

「因爲你問我，可讓我填白的說幾句？」

「當然可以。」

「我不知道你做什麼工作，但可能你近來工作過度——休息不夠，睡眠不足。」

「我不要心理分析學家來告訴我這一點。每次我去看醫生，他總對我這樣說。」

「那麼你爲什麼不聽他的忠告？」

他從馬甲袋中抽出一本小冊子來：「這是有道理的。我的生活很忙，像踏磨車一樣直到磨車停下才能休息，然而它却不肯停。」他翻過幾頁，給你看看他每天生活的情形……在這裏，你能看看——這是打字機打的。」當我接他的小冊子時他又道：「我的祕書——很好。她不讓我忘記任何事。」

「但她連『致古學的一』字也擠不出來。」

「爲什麼她一定要擠得出來？」他奪回了小冊子細細翻閱，一面看，一面說：「考爾杜卑萊歷史致古研究所……噢，他們是我所代表的人——我要在議會中替他們說話——這是件可怕的麻煩……今天下午的事，今晚我要出席大使的招待會；明天有一個董事會，聚餐會；晚上我又得出席劍橋的晚餐作一番講演。」

「除掉明午的聚餐會，或許可不去外，別的宴會似乎都不能不出席的。」

「我希望我能都不出席，即使在我自己的家中。我家常有許多小說家，戲子和貴族來集會，他們以爲我很古怪，因爲我與他們講話不如與你講話時來得隨便。」

我相信他這話。我們的談話到此還沒有知道彼此的姓名，我猜他的隱名不但能使他多講話，還可以使他自耀一下。他的讓我看看幾秒鐘小冊子那件舉動像有點兒跟我開玩笑，他根本沒

有意思要給我看裏面有些什麼。緘口如瓶的人也偶而會洩漏一二祕密。假使他不再說話，我們的談話也許就此中止了，但當火車在聖伯克拉斯車站（St. Paces）停下時，他說：「今天的談話很使我愉快。下次（誰知道？）我們也許再會見面。」

他說這話的神氣好像着重於反面；我可不管，接口道：「假使明晚你出席的也是司橫案的宴會，那麼我們不會在明天見面，因為我也要到那裏去，明天互相介紹還不如今天認識了好。我叫赫立生，是招待委員。」

「噢，真的嗎？」

「不知尊意如何，假使在宴會後到我臥室裏來吃杯咖啡？」

「謝謝，」他像生氣似喃喃的說，一面收拾起報紙和旅行包。這時候我認為是請教他尊姓大名而他不好意思拒絕的時候。他直到跳下月台時，才吐出他的姓名來：「我叫雷尼……查利雷尼。」

第二章

第二天我遇見雷尼時，他祇冷冷的對我點點頭。他今天的夜禮服和許多觸目的裝飾把英國人的一股正經相全襯托出來。倒不一定是貴族相，我已在簿冊中查閱過（註）知道他的上代

都是企業家——沒有貴族的血液，沒有尊號，第二流中等學校的畢業生，保守黨的國會議員。我也曾與別人談到過他；知道他有錢又有勢，有機會跟我談話是我的幸福。他不是那種受人注目的人，也不是拒絕被人注目的人。一個記者告訴我他不易成為報紙上的英雄，因為他的人格是「內向」，而不是「外向」的；我不完全懂那位記者的話，但名人錄上約略的寫着他的嗜好是爬山和音樂。

我不費什麼氣力得到很多關於他的消息，我希望第二次能再見到他。司橫泰集團招待客人的習慣是，宴會以前在大禮堂中有一次非正式的款待，我們因此羣集在聯合廳上，互相介紹，喝着白葡萄酒，互相隨便談談，與名人第一次談話很覺不知說些什麼好——要說那些小到不被猜疑的事，譬如就以雷尼來說，報上說他近來正預備在受盤水泥廠，這件困難的談判正在進行中；但你不好向他問：「水泥廠談得怎麼樣了？」不似對熱心園藝的人你可問他：「你種的菊花怎麼樣了？」幸而後來有要我招待客人來了，我抽身走開。一刻鐘後，我看見他在人羣中走向我這裏來。

「對不住，」他說，「我要離開一下——牙齒痛得利害，就近那裏有牙醫生嗎？」我與他做得不受注目的走到門口，叫好出差汽車，假使牙痛好些的話，約他回來吃飯。於是我回去與別人

解釋怎麼一回事。這事使大家不十分相信，不過沒有人希望再見他。但是他竟在一小時後回來，坐在餐桌的空位上，還趕得及說上一篇很動聽的謝辭。大約由於去掉了肉體上的痛苦，加上劍橋的空氣，混和了年齡上的壯重和青年人的精神，他談話的講演由牙痛開始到祝頌學校爲止。我還記得他的演辭中有回憶學生生活的一段，他說他在求學時代曾有終生住在劍橋做一個某種學校人物的願望（大笑），但預備做那一種人物卻沒有時間來決定（大笑），但命運使他做了商人和政治家，但那一種商人和政治家他還沒有完全決定（笑得更響）……「因此由於這基本的不決定，我還想有一日能讓我拋開一切俗務，靜靜的躲在房間裏，杜門謝客與世無爭。」（講話者也和在聽衆的大笑聲中。）他的演講完畢後，我們大聲吵鬧，大叫大喝，高聲爭辯，盡量照司橫秦的傳統來消磨那一夜。後來雷尼自己來問我的請他吃咖啡是否再實行。

「當然要的——不過我想牙痛使你……」

「好孩子呀，不要猜度我覺得怎樣。」

但他笑着說這話，我想他倒沒有把車中的談話忘記，就約了幾個鄰室的朋友到我臥室來繼續隨便的談話。他與我們更近情和隨便的談話，與我們一同笑着；子夜以後，他還講着，聽着一支復一支的抽着香煙。我那時候不知道他患着失眠症，常喜通夜不睡與青年人說笑和爭辯。他沒有大人物一般的驕傲。演講使他能應付任何聽衆，他有時非常冷淡和遲鈍，有時却非常激動。

和多話。三點鐘時，臥室中祇有我們兩人了，我再去預備咖啡，而他却坐在圈手椅中，滿足似的嘆了一口氣，雙腳在壁爐架上一擱，好似這房間屬於他的一樣。「我從前也常到這些房間裏來。那時有一個有數學天才的印度貴族——現在不知怎樣了？常說他有代數的情緒，有一次對我說他竟不能沒有眼淚而讀二項式定理，又說數學的世界是美麗的……我真願也能進入這美麗的世界。我也希望我能進入別的世界——祇要脫離我現在的環境就好了。」

「你自己的環境有什麼不好？」

他輕輕的笑笑。「現在你知道我了……或許像你昨天所說一樣，工作過度了一點。但今夜與你們年輕人講話，使我覺得非常年老和嫉妒，這倒是真的。」

「沒有嫉妒吧？是我們妒忌你——因為你成功了。現實擺在眼前，我們大多數都會找不到事做，除非戰爭給我們不歡喜的職業。」

他凝視着咖啡出了一會神，然後繼續道：「不錯，真是這樣——這或許是我覺得從前的劍橋與今日的劍橋不同的地方了。那時候戰爭剛結束，我們勝利了，我們都覺得大戰的勝利總於有利（不是給我們舒服的生活，就是給我們一個再建造世界的機會。）這全在於我們在大戰後能否再努力。我們大家討厭一切有關戰爭的東西，而熱心要使世界改觀過來。但是事與人違，再過些時候，當別人問你：『你在大戰中做些什麼？』時，你得用『那一次大戰』的問句來回答。」

了。

「從前我們在一只魚舖的樓上有一個房間作爲幾個要好同學的俱樂部——我們自稱爲『邪教徒』。我也記不得當時討論些什麼東西，倒是下面的魚的腥氣我現在還記得。有一晚，我和那個印度貴族排了隊去聽一個名叫愛定敦演講德人愛因斯坦的新學說——光之中間曲折論。他的那篇演講使人哈哈大笑不止——像今夜一樣，不過笑得更利害，我們輕視這種學說，以爲科學也不比宗教高明多少。我們一般『邪教徒』更譏笑得利害，但那位印度貴族一點都不笑——他得到了這些智識，無上的喜悅。」

「我在河上和果園中讀了不少書——你記得勃羅克的詩嗎？假使他活著的話，今年要五十歲了。那在果園中服務的女人還記得勃羅克——她簡直是一個滔滔不絕的話匣子，她一同你認識就會沒有盡頭的講着過去和現在的教授與學生——這許多故事我敢說多是不經之談，到現在我也記不起了。這都是些瑣碎的故事，好似我現在同你講的一樣。第一次大戰後，劍橋充滿了復員的兵士，他們的年齡相當大，還穿着染色的軍官大衣。他們的行伍習氣還沒有改——有時會無端滋事，有時爲被雷雨嚇得哭泣——這是受了砲彈震傷的緣故。我們大概都受過震傷——我也是其中之一。」

「由於你昨天提到的頭部受傷的緣故嗎？」